

新锐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蟾宫图

下

刘锁/著

垂死与生息的八十载接力，搅得阴阳穿帮、时空翻覆，引来佛政军商、藏胞洋友、百工潮族和天物畜兽，甘以使命的庄重、为爱的诡笈求证解锁，欲把个玄世秘典裸示在仅属于你的碧波芳洲。

三尺黄绢神显朱砂蟾宫

一帛方剂隐扣唐人诗诀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新锐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蟾宫图



刘锁/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目 录

{ Contents }

上

第一部 劫	1
1. 隐身书生	1
2. 韶华殇	4
3. 吞刃	7
4. 潇潇雨未歇	11
5. 萧氏传真	14
6. 终南远志	17
7. 可怜替罪羊	19
8. 叶叶神仙粉	23
9. 我才不想死呢	28
10. 少掌柜回来了	30
11. 狼来了	33
12. 丹砂凝	38
13. 心垫底，月照光	41
14. 秦月汉关	44
15. 喋血丁香	47
16. 宁陕诛屠	49
17. 鸟鼠山	52
18. 闹阳世了	53
19. 仇池困	56
20. 假戏真做	59
21. 剑拔弩张	62
22. 债务	67
23. 肋巴活佛	69

24. 乌龙喇嘛·····	72
25. 草木皆兵·····	75
26. 活佛开戒，营长倒戈·····	78
27. 治海冰图·····	80
28. 手的塍原·····	82
29. 绝器·····	88
30. 江边卧轨·····	91
31. 锦屏碎·····	93
32. 庞然大劫·····	96
第二部 波·····	100
33. 礞溪原脚户·····	100
34. 留得青山在·····	101
35. 只怕没柴烧·····	106
36. 八卦河灯·····	109
37. 喜喜出世·····	113
38. 咯噔噔噔·····	117
39. 天水断鼻缘·····	119
40. 涅槃·····	122
41. 洮水流珠·····	125
42. 门背后一招·····	131
43. 秘讖·····	135
44. 天井高窑·····	138
45. 龙虎殇·····	144
46. 西府村丧·····	147
47. 多半个月亮·····	149
48. 秋风五丈原·····	153
49. 泥妆·····	156
50. 禅语玄机·····	159
51. 蹄下解围·····	163
52. 蓝山白露·····	165
53. 女儿红·····	168
54. 机枪打下了美国飞机·····	171
55. 洗命·····	174
56. 金玉贫道·····	176

57. 狗皮袜子没反正	178
58. 踏胡基	181
59. 残雪葫芦峪	184
60. 铁了心	186
61. 故道年俗	188
62. 父子哭槐	192
63. 厚朴当归金银花	194
64. 酸甜苦辣咸	198
65. 歪打正着	200
66. 兰桂芳进城	204
67. 韭菜断，丝丝连	208
68. 骡子想说	212
69. 范组长来了	219
70. 增量糕	221
71. 我要给你判刑	224
72. 黑白	228
73. 这究竟为什么	232

下

第三部 炼	237
74. 割噢——豆腐哩	237
75. 天鹅宝蛋之谜	240
76. 蓝溪轩	242
77. 引火烧身	244
78. 人蟾同命	247
79. 炼丹	253
80. 自有后来人	257
81. 同涉	260
82. 菩萨审盗	262
83. 写“心”	265
84. 三开分子	267
85. 我的爷呀	270
86. 人格丰碑	272

87. 长话短说	275
88. 为狼助产	277
89. 逢五鸡啼时	281
90. 丑旦	283
91. 布谷鸟	286
92. 癞蛤蟆吃上天鹅肉	289
93. 梦里的高原红	293
94. 爱神的高地	299
95. 长夜快过去	305
96. 出土	308
97. 十字路口	310
98. 人到老来才学乖	314
99. 告慰	317
100. 青铜图腾	319
101. 至憾	325
102. 磁力	329
103. 夙愿	332
第四部 真	336
104. 振兴尚合	336
105. 一厢情愿	339
106. 精英的纠结	344
107. 鬼念	347
108. 礼	350
109. 既回之，则安之	353
110. 美人迟暮，英雄谢顶	356
111. 假象鸳鸯	359
112. 清节	363
113. 女儿大了	364
114. 意向形成	367
115. 谁山寨	370
116. 胆大包天	372
117. 粉色视频	374
118. 心痒	376
119. 继承权	378

120. 新新人·····	380
121. 弥天大祸·····	384
122. 青海麝香客·····	387
123. 钱壮傻子胆·····	389
124. 狭路相逢·····	391
第五部 爱·····	395
125. 吊客情·····	395
126. 起死回生·····	397
127. 孤坟惊魂·····	398
128. 黑眶子山神·····	399
129. 终南窥唐·····	404
130. 深藏玄机的名字·····	406
131. 疗世之乐·····	409
132. 忐忑满院·····	412
133. 洗脑·····	415
134. 你上的是贼船·····	417
135. 母子救赎·····	420
136. 醇醋·····	422
137. 赵雪时·····	425
138. 铜臭过敏·····	429
139. 龙虎聚·····	432
140. 净化·····	434
141. 蟾宫当空·····	436
142. 鸭梨·····	438
143. 添乱·····	441
144. 射门·····	444
145. 强烈地震·····	446
146. 最后的射门·····	448
147. 魍魉依旧梦·····	452
148. 赤诚永恒，爱无疆境·····	454
149. 怪物·····	457
150. 尾声·····	459
后 记·····	461

第三部 炼

74. 割噢——豆腐哩

三年以后，秦月亭考取了中医学院，同一年，桂芳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卫生学校。兄妹俩带上各自的录取通知书，来到渭河滩头，看着翻滚的河水，深情的旋律随着波涛起伏：

……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悄悄看着我不声响。我愿对你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兄妹俩从下午谈到黄昏，从黄昏伴到傍晚，他们意识到自己向往的不只是相亲相爱的美满婚姻，更重要的还有父母的期望、历史的托付、时代的担当！

秦月亭和兰桂芳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天台市人民医院。秦月亭在内科，兰桂芳在妇产科，不久两人就成了各自科室的业务骨干，秦月亭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喜结伉俪的时候，胡换青把兰德云留下来的绛紫色牛皮箱当陪嫁给了女儿兰桂芳，巧巧把刀尖药、黄绢秘图和庞亦然的血书以及秦碎虎的笔记还有那只红彤彤的丹砂描金藏文盒子一并交给了儿子和儿媳。

秦月亭兰桂芳小两口，继承了血迹斑斑、伤痕遍布的黄绢、血襟和沉甸甸的笔记，对着曾为刀尖秘药流血、流泪的老辈跪地盟誓，务必穷尽毕生刻苦研习蟾宫图、完善配方、保卫秘药，找到庞氏后裔，秦庞联手，克诚克真，把刀尖药资料 and 不断丰富研究成果奉还人民军队，把一腔忠诚奉还给国家和人民！

自从秦碎虎离世以来，巧巧心上一直刻着三件大事：一是完成兰德云和秦碎虎的遗愿，让月亭、桂芳学医成才，结为百年同心；二是把刀尖药保密资料传承到月亭、桂芳的手里；三是抓紧寻找麦草、汉关母子，成全秦碎虎的未了心愿。现在前两件大事已经有了着落，只有麦草母子仍旧杳无音信，这就成了巧巧心上的一块实病。夜里，她要不梦见碎虎黑着脸训斥她没有尽

到为妻的责任，要不就梦到麦草、汉关在茫茫的大山里跋涉颠沛，往往是一场梦醒就冷汗一身，接下来就是彻夜失眠。月亭、桂芳接巧巧住院治疗了二十多天，检查不出什么大病，巧巧就急着要出院回家。一进家门，巧巧就说：“月亭、桂芳，你俩请个假，明日陪我去西安城的什味街坊。”

月亭桂芳知道娘的心病，就答应了娘。

娘儿三人准备了半个下午，第二天凌晨不到四点坐上火车，八点多了到西安。从火车站坐公交车到钟楼，巧巧叫儿子和媳妇搀着步行到什味街坊北口，再从北向南一步一步踏过这条魂牵梦萦的古街，站到了最南端的什味街坊小学门前。对面原有的医药门市部，已经换成了国营生产资料门市部，门市部的柜台里站着的全是年轻营业员，月亭向他们问起姚厚朴，他们互相看看都说不知道这个人。

月亭去对面小学校门口和门卫交涉了一阵，就带着桂芳和娘进了什味街坊小学的青砖雕花拱门。正是上课时间，校园没有老师和学生，十几年前那一排排青砖青瓦的平房教室，已经换成一幢幢红砖黄缝的教学楼，五星红旗在三层高的中心楼前迎风飘扬，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校园。在中心楼后面稍远的墙外，那棵古槐依然浓荫如盖鸟雀汇聚、黄花点点芳香四溢，矗立在学校后街。古槐的荫翼伸进了校园，其下是音乐教室，音乐教室一侧矗立着一座新建的古式亭子。娘儿三人走到亭子跟前，仰俯瞻顾、肃然起敬。亭子的画枋上写着“庞然亭”三字，中央地面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满了文字，文字清新如泉，读来朗朗上口、憾人心旌。月亭、桂芳瞻目诵读、心如蒙露，巧巧惶惶惑惑不知所云，双手摇着儿子的胳膊说：“月亭，碑子上刻的是啥文章，快念给娘听听！”于是，对着碑文月亭给娘念，桂芳给娘解释：

功德碑

什味街坊小学，其原址为庞然药馆。该药馆始建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农历甲戌年五月二十六日），毁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农历壬午年腊月二十四日）。系中国共产党友人武修宦先生全资兴筑，后由先生之门婿、中国共产党地下交通员鹿青瑄同志继承，以经营药材药品为掩护，给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药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壬午年腊月二十四日夜，倭浪间谍杀害鹿青瑄及其夫人武锦屏，劫取药馆秘药，纵火烧毁药馆全部房产，鹿青瑄之子庞广龙随之散失。后由药馆管家姚叙（字述之）先生牵头，药馆坐堂大夫刘德维先生协理，收回药馆外賒货款及银号存储本息，共计五千零六十二块大洋整，以备交付鹿青瑄之后庞广龙或其嫡嗣。然至姚叙先生谢世并未访明庞门后裔下落，遂由其子姚厚朴先生承接归付事宜。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初，仍无庞广龙或其嫡嗣前来认领此项遗产，兹

姚厚朴先生，遂将以上款项全部捐赠本什味街坊小学。为表彰庞氏先辈功德与姚氏父子亮节，特立碣勒存，以之传告庞氏后裔且公示知情友众暨社会各界。

读完碑文，三人久久无语。他们这才知道庞然药馆的资产已经归有所，对庞氏门族的忠烈悲壮、姚氏父子的赤诚挚廉油然而生出钦敬之意。但是，碑文并没有载明碎虎用过的那两座特制碾槽现在什么地方，又给来访者留下了一丝关切。

娘儿三人转到老槐树下祭奠亡灵一番，然后巧巧要儿子媳妇陪她再从什味街坊行走一遍。这位村妇母亲此时顿感脚下有了力量，她推开两边搀扶的手，左看看右看看，上望望下望望，从漫地的石板、房头的砖瓦、门面的旗招、檐下的台砌、树上的枝叶、氤氲的光气以至街边简洁直率的俚语中，细细寻觅着庞然药馆留下来的物华熏染，忠仁义士们的不朽灵秀！巧巧感觉到自己不是在街上走，而是在水里游，纯净无杂，浴身又沐心！

此后，秦月亭带着桂芳和娘，寻到了姚厚朴叔叔的住处，想要当面问问姚叔叔，看这几年有没有婣娘和汉关的消息，但姚叔叔住家的原址已经楼房起地，故貌全无，周围多是企事业单位，一时无从打听。娘儿三人怀着无尽的遗憾、满腹的惆怅，闷闷地去火车站乘车连夜返回天台。

那是巧巧从西安回天台的第三天，天还没大亮，躺在半拉仓库的家里，隐隐约约地听着巷子里朦朦胧胧的豆腐声：

“割噢——豆腐哩，割噢——豆腐哩。”

睡在娘床侧的月亭也被这从童年深处传来的声音唤醒。桂芳值夜班还没回来，月亭赶紧起来点火烧水，给自己和娘洗漱，然后给娘做点吃的。巧巧的脖颈弱弱地蠕动了几下，咽回去了一点口水，给儿子说：“月亭，割一斤豆腐去吧。”

“娘想吃点豆腐？”月亭问娘。

“你还记得那年在桃园堡，那个多个半月亮的晚上，妈和婣娘给你和汉关许愿说的，八月十五时拿麸子换豆腐吃的话吗？那天夜里，村子遭了土匪散兵放火打劫，跑丢了婣娘和汉关，我一直想着咱和你婣娘汉关啥时才能团聚在一起，吃上一顿有豆腐的饭呢？”巧巧说着长叹一声，轻轻地歔歔了一下，脖颈就微微地颤抖起来。

月亭说：“娘，你又想我婣娘和汉关了？”

“我不害怕死了我，我最害怕的是这辈子再也见不上汉关娘俩！”巧巧又一声长叹，看着天花板出神，“唉，买了豆腐，也给你爹做一碗献饭吧，我又梦着他了，黑着脸、跛着腿说肚子饿着呢。”



月亭心里一缩，拿上一只搪瓷碟子，匆匆走出去赶到巷子里，那豆腐老人正给几个人割豆腐，月亭割了一斤，给老人付了钱，端上豆腐转身往回走去。豆腐老人说：“同志，还没给你找钱呢。”

月亭说：“叔，下次再割吧。”月亭回头看时，豆腐老人和关中大多在这个年代、这个年龄的人一样，一身黑色中式衣服，身子骨虽然单薄了些，但慈眉善目、神采奕奕。多么慈祥勤谨的父老，多么遐想无限的豆腐声！月亭边走边回味着。

“娘，豆腐割回来了。”月亭一进门就轻轻地叫娘，娘没应声，月亭又叫了一声，娘还是没应声。月亭放下碟子，跑到娘的床前，娘已经没了气息，没有了心跳——巧巧去世了，她脖颈上的皮肤塌陷进筋骨的空隙里，眼圈红红的，一双眼睛还愣愣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月亭和桂芳深知娘未去除的心病，未了结的心愿，他们合上了娘的双眼，给爹和娘用豆腐做了献饭……

料理完娘的丧事，在这个半拉仓库的家里，月亭和桂芳又住了多半年时间，后来接到了卫生局的通知，生活起居了十几年的半拉仓库要被收回，这个地方将拆房腾地重建。

人民医院给月亭和桂芳在医院院内的宿舍区分了两间相邻的房子，在搬挪东西乔迁“新居”的那个早晨，他们起了个大早，提前收拾包装扎捆零碎东西。面对父母曾经苦苦操持十几年的小家寒舍，他们心里升起了无尽的留恋惆怅。这时，门外传来一阵闷闷的豆腐声，好像在极其遥远的地方，又像就在家门口、窗跟前。月亭一个激灵，三两步走出了家门。只听见豆腐老人说：“同志，给，找你二毛五分钱。”

月亭说：“叔，我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算了。”

老人放下担子说：“那不行，一分钱都是个账么。都快八个月了，不见你来割豆腐也不见你来清账，这不，听说你要搬家，就赶紧送过来了。”说着把钱塞到月亭的手里，挑上担子朝巷子走去，老人把担子闪了闪，几声“割噢——豆腐哩！”就隐在了巷子尽头。

75. 天鹅宝蛋之谜

那几年，国际形势对中国非常不利，美国人在越南北方狂轰滥炸，把战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一穷二白的共和国果断推出了大搞

“三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号召全国人民“备战备荒为人民”。在这种形势下，月亭、桂芳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加强烈，尽管他们的研究配制带有浓厚的“小炉匠”特点，但是也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加压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推进刀尖秘药的试配进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华民族终于释放出被压抑了一个世纪多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民终于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威胁中挺起腰杆、扬眉吐气。

胡换青听到女儿女婿搬出了仓库，新换了房子的消息，就踩着举国上下欢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锣鼓点子，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从葫芦峪送来了一份罕见而特殊的贺礼，这份贺礼也是一颗“蛋”——一颗前所未有的特大个“天鹅宝蛋”！

这只天鹅宝蛋是已经煮熟去了皮的，形状和鸡蛋、鸭蛋相似，但是个头却大得骇人，足足有打足气的篮球胆那么大。秦月亭、兰桂芳从没见过有这么大的蛋，他们读过的新书上古籍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他俩抬了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放了一个尺二口径的搪瓷盘子，把天鹅蛋立竖放到盘子里，陈列到新搬房子的门前，供过往的同事见识未见之物一饱眼福。

消息很快传开，全院职工都来看稀奇，一些医院外的人也闻风前来鉴赏奇迹，大家在惊叹之余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这稀奇事传到了街上，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但来医院一看就吃惊得合不上张开的嘴了。

忽然有看稀奇的人喊：“能切开看看有蛋黄吗？”

于是人们都随声附和：“切开看看，切开看看，看有没有蛋黄？”

胡换青手捧一把菜刀，笑嘻嘻地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平静地来到桌子跟前，把天鹅蛋放倒，刀子搭在软漉漉的蛋清上，轻轻地一压，天鹅蛋就分成了两半。一边的月亭、桂芳屏住呼吸不换眼地盯着看，希望天鹅蛋的核心真有蛋黄出现。胡换青拉出菜刀，双手把切成两半的蛋体剖面向上放在桌子上，围观的人伸长脖子一看，异口同声地惊讶起来，天鹅蛋的核心果然呈现出鸭梨一样大小的蛋黄，像黄澄澄的金子一样璀璨，蛋黄的周围是煮熟的蛋清，像白生生的细玉一样无瑕。

兴奋的人们啧啧赞叹，议论纷纷。人群中又有人喊：“那不是啥天鹅宝蛋，是不能吃的模型。”

更有人附和：“对呀，模型是不能吃的呀！”

胡换青笑笑，嚓嚓嚓挥起菜刀，十几下就把半个天鹅蛋分成许多小块，自己先吃了一块，然后给了女婿一块，女儿一块。月亭不尝便罢，一尝便不可抑制，因为有一股习而不同的蛋香从舌尖直窜喉咙，就又伸手拿了一块塞

进嘴里。桂芳把其余的天鹅蛋切成块，分给围观的人们，大家吃到嘴里，纷纷嘬舌品味，眼睛放出了异彩。

有人说：“咦，真有鸡蛋的香味！”

又有人说：“不！是鸭蛋味！”

还有人咂吧着嘴说：“啥鸭蛋、鸡蛋的？这不明摆着是天鹅蛋嘛！”

这时，又来了一批闻讯猎奇的人，秦月亭切开了剩余的一半天鹅宝蛋，让大家分享了一场罕世奇宴、绝味仙肴。

品尝了天鹅宝蛋的人们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们中有人说：“了不起啊，国家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梦想成真；天台县诞生了天鹅宝蛋，吉祥降临！”

人们中间有一位垂眉白须老者也尝了一块天鹅宝蛋，他会心地一笑说：“就是这味儿，就是这味儿！我爷爷尝过他奶奶做的，我吃过我奶奶做的，我奶奶下世以后，我还以为这个绝活儿真绝了呢，没想到在天台县又尝到了这个古味天香。这是当年诸葛孔明大宴蜀军将士时秘制的水鹅宝蛋！不是葫芦峪、五丈原的媳妇是做不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喜出望外，为自己今天能尝到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绝艺绝味而感到幸运。那老者又说：“诸葛孔明当年做这水鹅宝蛋，让全体将士都能吃到美味佳肴，他的良苦用心你们当中有谁能说出来吗？”

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人说得出来。最后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到垂眉白须的老者身上，老者翘翘眉毛、捋捋胡须，仰头一笑：“不论是鸡蛋、鸭蛋、鹌鹑蛋还是水鹅宝蛋，不管有多大多好吃，谁也不能独吞独揽、多吃多占，要均福均利、共同分享呢！”

作为葫芦峪媳妇的胡换青听着微笑地点着头。秦月亭和兰桂芳也就领会了在他们乔迁之时，老一辈送这种礼物的良苦用心了；至于这特大水鹅宝蛋的制作方法，就留下来以后有时间再向老人家讨教吧。

76. 蓝溪轩

秦月亭、兰桂芳在人民医院分得了砖土木结构的瓦房，尽管面积不大，但至少有了两个独立的空间，一间作为研制刀尖药的操作室，另一间就是生活起居室。

在研制刀尖药的操作室里，正面墙根放置着一张暗红色的三屉桌，桌面

正中，供着一方木牌位，上书“刀尖药列祖列宗之位”，其右边供奉着爹、娘和叔叔庞广龙的牌位，旁边挂着秦碎虎、庞广龙穿军装、背药箱的战地合影。紧挨着桌子的是一个没上油漆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医学书籍，中层放着一架小天平。挨着书架的便是一纸箱一纸箱的药材、一陶罐土蜂蜜、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口铁锅。桌子下面有一把切药凳子和一口小型铸铁碾槽。屋内尽头靠窗子的槽子里是饲养蟾蜍的地方，到晚秋冬季至早春季节，他们就把蟾蜍圈到这里暖养，以便随时采集蟾酥。

那时候俩人一下班就一头扎进这间屋子，遍览历代中医药典籍，涉猎民间偏方、验方，在这几度过了最苦最甜的岁月，基本上完成了蟾宫图上残损的最后一个方剂项目——十二种加减配方；也在这儿孕育了秦玉良、秦玉兰这一对可爱的儿女。夫妻俩不分寒冬酷暑，抵御着缺衣少食的困顿，为艰难的生活创造了少有的乐趣和幸福、希望与进取。出于对唐代隐者萧道士的崇敬，他们郑重地把这间房子命名为“蓝溪轩”，并请市文化馆书法家令狐养浩先生，抄录了唐朝诗人卢纶的五言律诗《蓝溪期萧道士采药不至》和王昌龄的《出塞》两首诗，用关中手纺家织土布精心裱褙，分别挂到两边墙上。

另外一间屋子便是四口之家的生活起居室。两边靠墙的地方，右边安了一张不宽的双人床，左边放了一个架子床。架子床上下两层，分别是玉良、玉兰的卧处。在双人床的一头，是用旧包装木箱搭起的一个腿膝高的台，台上放置着一口装衣服的黑色木箱，木箱上摞着那口绛紫色的牛皮箱，皮箱上面的玻璃空药瓶中插着一束淡淡的兰花。黑色木箱是伴随秦月亭多年的唯一家当，牛皮箱则是兰桂芳的娘陪过来的嫁妆。靠窗户这边，是用一些废砖和黄泥砌起的两堵也只有腿膝高的矮墙，上面搁上不足一米见方的小案板，一旁放着火炉子之类的厨具。门板像蓝溪轩的一样，不但薄而且横着裂了几道指头宽的缝隙，他们同样在门后糊上了两层报纸，用螺钉上了个铁丝做的挂架，既能挂衣物又不占地方。对于这个四口之家，房子虽然蜗居了点，但绝不失温馨紧凑。农闲了胡换青来天台住的时候，月亭就搬到蓝溪轩打地铺，好让丈母娘畅畅快快地多住几天。

由于这两间房子在医院生活区最后一排的最东端，和医院的后墙之间有一块十米大小的三角低洼地带。在征得高志刚院长的同意后，秦月亭、兰桂芳在那块角落的空地上挖了个坑，周围砌上废砖，建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蟾蜍池。他们从郊区农田里捡来一些高粱秸秆，给蟾蜍池的两个周边编上了密密的篱笆墙，在人出进的地方绑了一扇篱笆门，用铁丝做门扣，拿铁钉做门销，还算稳当牢靠。这样一来，蟾蜍们就有了一个比较僻静安全的生活

环境。

每到假日玉良和玉兰兄妹俩就去北郊捕捉蟾蜍，然后养到蟾蜍池里。两个年幼的孩子学着父母，精心侍弄着这些丑陋的朋友，也算是少小当家、其乐融融了。

那时，秦月亭夫妇对秘方的药理调整已经基本完成，对炮制方法有了更加完整的认识，对蟾酥的采集也摸索出了出了一些经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笔记就写了一尺多高的三沓，其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对药方配伍的猜想和历次调整配伍数据、实验结果；记录了运用不同手段、不同时限炮制药材的过程分析、结果对比和由此推出的最佳炮制适度；还记录了一年四季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对蟾酥药效的影响；等等。

77. 引火烧身

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个“革命”制造的红色恐怖如同狂风暴雨一样席卷着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天台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打倒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人民医院也有人开始写大字报，批判“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久，又掀起了“造反”“夺权”的浪潮，医院的一些领导和业务尖子在一夜之间被撤职、批判、戴高帽子游街，职能机构基本上陷于瘫痪。

秦月亭和兰桂芳风声鹤唳、如履薄冰，怕刀尖药事业受到冲击。他俩连夜弄来碎砖和土坯，把蓝溪轩的窗户从里面严严实实地封死，害怕晚上透出灯光招惹麻烦。

一个打雷闪电的雨夜，秦月亭和兰桂芳正躲在蓝溪轩里忙碌着，突然听到几下撞门声，还似乎夹杂着一声声微弱的呻吟。月亭打开门，见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趴在门口的雨水中，闪电照亮了男人头上脸上的血水。月亭桂芳不禁低呼一声：“高院长！”

两人赶紧把高志刚院长抬进房子，放在砖铺地面上，关严房门。高院长浑身上下都是泥水，裤管和袖筒撕裂开来，衣服上粘满了红褐色的血泥，头部背部腿部多处肌肉挫伤，血水透过泥水往外渗着淌着，一条腿又青又肿，四肢冰凉、浑身颤抖，正处于休克之中。他们赶忙给高院长脱衣擦身、清创消毒，敷上刀尖药散，喂了姜汤和手头仅有的一点葡萄糖粉，高院长这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据高院长说，下午快下班时，一伙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闯进他的办公室，问他要医院的公章，他说这公章是人民医院的印信，不能随便给人。造反派就打他耳光，他还是不答应，造反派头子叫手下人找来长把螺丝刀撬桌子，他护住办公桌不让撬，造反派们一呼啦围过来把他打翻在地，撬开了桌子，却发现抽屉里没有公章，那些人恼了，就对躺在地上的高志刚拳脚相加了一阵，才冒着大雨走了。

听着高院长的诉说，月亭、桂芳心里火辣辣地痛。桂芳对月亭说：“月亭，高院长的伤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得找个秘密地方治疗恢复。”

月亭说：“桂芳，咱不如把高院长藏起来治伤。”

桂芳十分赞同月亭的主意，但是，藏到什么地方去呢？突然桂芳眼眸一亮：“我和玉兰搬过来打地铺，把那边房子作为一个临时病室，你睡到玉兰床铺上，让高院长睡到双人床上。”

“这么最好，这样一来高院长不但躲避了造反派的迫害，还能按时换药。”月亭附和着桂芳的提议。

但是，高志刚却挣扎起上半身说：“秦医生，兰医生，千万别……这样做你们会……会引火烧身的。”

月亭、桂芳拿定了主意，立马喊醒玉良、玉兰，把高志刚扶到隔壁卧室，隐藏下来疗伤。

天亮后，造反派发现高志刚不在办公室，就去他家里找人，把一个几十平方米的高家倒腾了个底朝天，也没找见人影，临走时造反派头子留下话说：“高志刚蓄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天台市人民医院最大的‘走资派’，他妄图把医院经营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你们家属要擦亮眼睛和走资派彻底划清界限，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积极配合抓捕高志刚归案接受人民的审判。”

高院长的爱人罗筱婕如遭晴天霹雳，她领上儿子峰峰、女儿岚岚，疯了一样四处寻找亲人的下落，三天了，她找遍了整个医院和亲戚朋友家就是不见丈夫的影子。罗筱婕披着纷乱的头发疯了一样蹒跚在大街上，嘴里不断念叨着：“高志刚，不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两个年幼的子女牵在妈妈的左手右手哭喊着：“爸爸，爸爸！爸爸你在哪里？”

兰桂芳终于不忍心对罗筱婕隐瞒下去了，就偷偷地告诉了她。罗筱婕听到丈夫不仅有了下落，而且得到了悉心的关爱和治疗，千恩万谢秦月亭、兰桂芳使他们一家绝处逢生。当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罗筱婕带着一双儿女来秦月亭房子探望高志刚，一家人见面悲喜交集，同时把秦家老小的好

处铭记在心里。

以后的几天里，峰峰、岚岚偷空来探望父亲，几来几往就和玉良、玉兰投了缘分。经过一个星期的秘密治疗，高院长的创伤已经彻底痊愈。

但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造反派来秦月亭家抓走了“走资派”高志刚，又给秦月亭扣上了“铁杆保皇”的帽子，配上了“保皇派”的牌子。一到上班时间，秦月亭挂上牌子陪着高院长游街站街，一天下来，两腿就像灌了铅，挪一步好似搬动一座山。“下班”回家时，常常是走一步歇两步，从医院门外往家里走，就要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些好心人若想搀扶一下，远处盯着的造反派就会斥责咒骂，说什么“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家里的人就只能不远不近地随在左右，不至于让受尽磨难的亲人昏倒在路上而没有人照管。

“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秦月亭、兰桂芳恐怕事出万一，使刀尖药资料在乱世遭遇不测，就把庞亦然和庞青瑄留下来的刀刺血染的秘图遗书，还有父亲的资料笔记以及倾注他们夫妇心血的研究记录、心得体会，用塑料桌布严包三层，再用橡胶带子捆好，装进桂芳那只绛紫色牛皮嫁妆箱子。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月亭陪着桂芳到房子后面，手刨锹挖把绛紫色皮箱深埋起来，然后把蓝溪轩的一些物品工具转移的转移、伪装的伪装，把配制好的药面装进深褐色的广口瓶子，贴上印有普通创伤药名的标签，放在手头以备急用。

那是一个五月端阳日的凌晨，七八个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诈诈唬唬地来到秦月亭的房门口，把一扇薄门打得啪啪作响。睡在架子床上下的玉良、玉兰吓得大气不敢出，蒙在被窝里直打哆嗦。

正在蟾蜍池采集蟾酥的月亭、桂芳夫妇也听到了打门声和诈唬声。秦月亭怕造反派找到蟾蜍池来，就从房子的后窗翻进去，假装刚睡醒的样子，给来人开了门。

一个嘴里斜叼纸烟的大胡子进了房门，啪嗒一声拉亮电灯，齐齐目搜了一遍整个房子，问：“秦月亭，高志刚的伤是用啥药治好的？”

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秦月亭猝不及防，他说：“我……他，他是医生、院长，守着这么大的人民医院，还愁没药治伤？”

大胡子嘴里叼着烟头，用半边嘴问：“那他为啥能躲到你的房子里？”

秦月亭说：“躲到我房子？噢……他不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养好伤，再去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嘛。”

大胡子恼了：“臭老九，不许你鹦鹉学舌！”

一个瘦不拉几的造反派插嘴说：“秦月亭，把你以前从药房买出的麝